

「大道」標記符號體系及 干支諸字釋解

■ 凌德祥

滇西應用技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

一、「大道」概念體系及其標注符號

「大道」自「一畫開天」始歷經漫長的發展演變，各發展階段都有其獨特的圖示和標記符號體系，在長期應用過程中，這些圖示形態及標記符號意義均發生了繁雜的異變，給今天人們認知理解帶來極大的困難。自古以來「干支」諸字也就有繁多解釋，但所有解釋往往多存矛盾及混亂，很多也只是想像性的為解讀而解讀，並非真正依據本源或從當時古人的視角加以考證，此後也一直蕭規曹隨沿用至今。^[1]

「大道」歷經所謂「一畫開天」、「盤古開天地」、「三星曜日」、「十日並出」、七星分月和二十四節氣等發展演變過程。^[2]「干支」諸字最早即源於「大道」扶桑測日標記符號體系。^[3]

(一)「一畫開天」

大道「一畫開天」實為華夏民族最早發現了地平線，由此產生了最初的陽陰等一組概念。形似

「一」的地平線被稱為「大一」或「太一」。大道一畫開天始形成的概念體系，即大一（太極、子午、

地維）線上（形而上）為陽、為天；大一線下（形而下）為陰、為地。大一線之上陽組概念為上、前、天、乾、東、木、春和荒等；大一線之下陰組概念為下、後、地、坤、西、土、秋和洪等。最初標記陽陰一組概念的符號主要為：

1. 圈點符號：陽白陰黑（○/●）
2. 刻契符號：連線為陽，斷或折曲線為陰（— / -- ^）
3. 顏色符號：陽黃陰玄（黑）
4. 文字符號：上下、前後、天地、乾坤、東西等。最初可能只是些象形記事

摘要：本文在「大道」體系發展演變視閥下，結合夏商周傳統的以形訓意及古人「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的命名、命意方式，同時仔細比對迄今中國最古老文字甲骨文字形。試圖以古人當時的認知視角，系統闡釋「大道」發展不同階段的標識符號體系，力求以更為貼近歷史原貌的方式，釋考本源於「大道」的干、支、十天干、十二地支、周天、太極、太虛等初始意涵及其諸字的來源。通過不同於慣常探究方式的理解與解讀或可引發對古文字與古文化研究解讀的全新認知思考，對進一步深入探索和 research 上古文化及漢字探源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大道」演變；標識符號體系；干支；字源

符號

(二)「盤古開天地」

華夏先民觀察到日出點每年沿地平線上會出現由南到北再由北到南的周行性位移變化，由此在測日扶桑樹上標誌出三個日出點標記，圖形似在「一畫開天」地平線上再添加一豎道（天柱）。二道

「十」字「開天闢地」畫分出（兩）至、（兩）立、（兩）分等三日點的「三星曜日」，即所謂「二生三」。（見圖1）盤符化的「盤古」即古盤（見圖2）分割出天之乾坤離坎四極、春夏秋冬四季和地之東西南北四方或東西南北中五方。《禮記·禮運》^[4]「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進而形成「大道五行」。「叁天貳地」，最早可能即指五行盤火木水（汽）叁上天之象，土金貳下地之象。^[5]（見圖3）。



大道「三星曜日」標記符號體系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 圈點符號：陽白陰黑兩圈點組合

乾 ☰、坤 ☷、離 ☲、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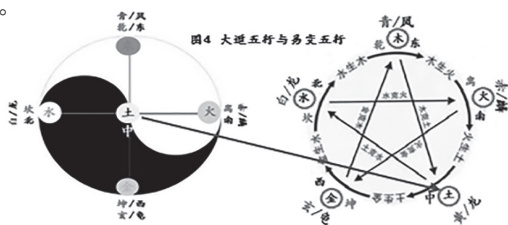
2. 刻契符號：連線陽，斷或折曲線陰，兩爻組合乾 ☰、坤 ☷、離 ☲、坎 ☵

3. 顏色符號：東（木、乾）青，西（坤、地）金，南（火、離）紅，北（水、坎）白（後為黑），中（土）黃

4. 圖形符號：較早見於記載的「四瑞獸」鳳龜麟龍圖形標乾坤離坎、四極和東西南北四方。後加黃龍標中土。當時還有多種瑞獸圖形作標識。

5. 文字符號：增加了左右、秋冬、離坎、南北中和宇宙等概念。

「大道五行」後演變為「易變五行」。（見圖4）。



二、大道扶桑與干支字源釋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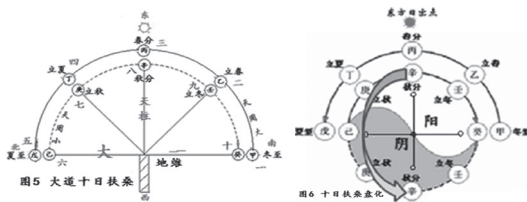
（一）「十日並出」與天干

華夏先民在「二生三」基礎上，「遠取諸物」借助自然界的「扶桑」樹，觀測一年中太陽日出點由南到北再由北到南（南北回歸線間）位移的往復周期變化，並「近取諸身」用伸開手掌（手掌面和手心面）五指為標記，分割出「十日太陽曆」，確定了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冬、立秋、立夏等八個節氣。中間兩分、兩極為至，兩邊為立。因十日點標記兩兩並出於測日扶桑，故為「十日並出」，並非指現實中的「十日皆出」。^[6]

「大道」扶桑顯示的日出點往復位移周期名為「周天」（一年），上半年（外圈、大圈）周行為「大周天」，標記的日點數（甲乙丙丁戊）為「先天數」或「生數」，又因居十日盤大乙線之上天，故為「天數」「陽數」；下半年周行（內圈、小圈）為「小周天」，日點數（己庚辛壬癸）為「後天數」或「成數」，居大乙線之下地，故為「地數」或「陰數」。（見圖4）。

十日扶桑盤化後顯示「己」「癸」所標日點分別與「戊」「甲」相重，實為並不標「節」的虛日，「十日」實為「八節」。「己」「癸」兩虛日點演變成魚眼形「太虛」。大道一畫線中的「大一」至此曲變為「乙」形，名為「大乙」或「太乙」，由於與八卦所標示的八極或「中級」（天極、天柱、乾坤線）相對應，故又被稱為「大極」或「太極」。（見圖5和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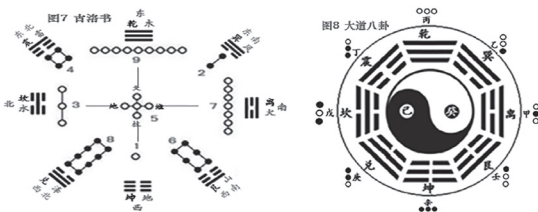
十日扶桑標記符號主要有以下類型：

1. 繩結符號：河圖洛書形式。（見圖7）。

2. 刻契與圈點組合符號：通用為三爻組合，首爻標定每卦陽陰屬性。如：

離 ☲、巽 ☴、乾 ☰、震 ☳、坎 ☵、兌 ☱、坤 ☷、艮 ☶

（見圖8）。楊雄《太玄》陰爻分兩斷線和三段線兩類，將《易》六爻簡化為四爻。



太極（大一、大乙）線上離（火）巽（風）乾（天）震（雷）為四天象，均為陽卦，首爻均為陽符；太極線下坎（水）兌（澤）坤（地）艮（山）為四地象，均為

陰卦，首爻均為陰符。洛書白圈點標四極、四方，黑圈點標四隅，中標四極五方。

《尚書·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很可能即為當時用於測日觀天可任意旋變的玉制卦盤；「七政」應指七日點標記的大道扶桑。說明早在4000多年前的堯（約公元前2287-約公元前2067）時，扶桑道盤已可機巧旋變。也正是由於卦盤繁雜錯亂的旋變，形成了以各種符號標記的異形八卦。留傳最廣的繩結標記為河圖洛書，刻契標記的主要為傳說中的「伏羲八卦」和「文王八卦」。為便於識記，根據八卦圖形突出特點，將前者乾（天）位在先（上盤）的稱之為「先天八卦」，將後者乾（天）位在後（下盤）的稱為「後天八卦」。^[7]

3. 顏色符號：東（木、乾）青，西（坤、地）金，南（火、離）紅，北（水、坎）白（後為黑），中（土）黃。

4. 圖形符號：如對應八卦的馬、牛、龍、雞、豬、雉（zhì，長尾）、狗和羊等八獸。《說卦傳·第八章》「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豬，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或四瑞獸基礎上增加燭照、太陰幽燧、應龍和黃龍。

5. 文字符號：增加了左右、秋冬、離坎、南北中和和宇宙等。首次出現了帶有現代理數概念的十「天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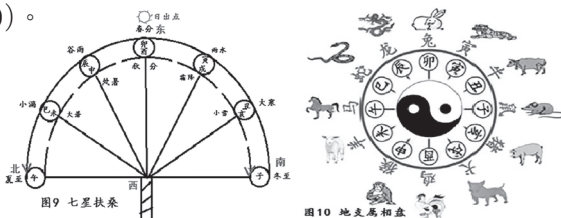
（二）「七星分月」與地支




由於十日扶桑測日在運用中有諸多不便，人們也發現了「月」與「日」運行周期之間的關聯性。大約距今7500年，「羿射十日」對十日扶桑測日進行徹底變革，形成「七星扶桑」測日體系，改變了「十日扶桑」系統「十日並出」現象。七日扶桑七日點不再兩兩並出（以故不並），「日」往復運行一個週期為一年十二個月。這時，「一周（天）」或「一星期」的「七日」，往復為一年十二個月，間隔「一日」（30度）即一個月，約30-31天。即《易》^[8]「七日來復」。（見圖9）。

北緯30度，日出點、測日標誌物和觀察點構成30度的直角三角形，即夏至日出點位於正東，冬至日出點位於東南，其夾角構成30度的直角三角形。30度直角三角形「對邊」的扶桑樹冠直徑線長度

為「斜邊」視點到扶桑樹視距線長度的一半。且這一地區四季分明，更易直觀感受並等分出節氣和一年中的等分「日」（以太陽運行軌跡劃分的「節/月」），從而比別處更易率先創制曆法、進入文明社會。因此，世界主要文明發源地均處於這一線就並不奇怪了。

大道「七星分月」文字符號標記為十二地支，圖形標記為十二屬相。十二屬相最初標記月份，後用於標年、記時。龍虎標記在扶桑盤上呈斗拱（犄角）形，古時「鬥」與「鬥（閨）」即已混用（「鬥姆」書為「鬥/閨姆」，如北岳恆山「鬥姆閣」）。民俗所謂「龍虎鬥（鬥）」之說即源於此。（見圖10）。



「干」，甲骨文為，本指樹「幹」，其異形字「乾（gān）」「榦」和「幹」左半邊都為日出形草叢符號，最初都指的是扶桑樹的「幹」。乾（gān）後用來指八卦中的「乾（qián）」。「支」，甲骨文為手持扶桑形的。「干」和「支」，初始取義均源自樹的幹枝，因測日扶桑上日點分割圖均形為扶桑樹的幹枝，故名。

在大道概念體系中，「日」為陽、為天，「月」為陰、為地。「十日並出」分出十日八節（相當於後世解讀的「八分月」，但當時尚無「月」概念）為「日曆」，標記十「日」點，日為陽、為天，故為十「天干」；七星分月為「月曆」，參照月盈虧周期標記十二「月」點，月為陰、為地，故為十二「地支」。

大道七星分月標誌現代曆法形成。茲此，大道發展各階段標記符號及圖形多已不再作為大道天文曆法科學之實用，即老子所說的「大道廢」（《道德經》^[9]第十八章）。古老的干支符號除常用於計時數列序外，與上述所有古老的標記符號也均隨之被廣泛借為他用，其意義繁雜派生並逐漸趨於玄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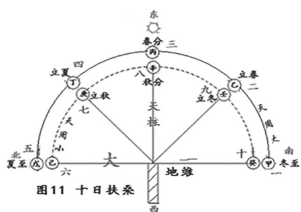
三、十天干諸字釋解

夏商周以形命意傳統根源於大道，干支諸字







命名依大道扶桑標誌點位置圖形及道之理數，並借用當時最常用生產生活等用具及鳥獸圖形作標記符號，同時有歷史傳承性，如十二屬相承繼自四神、八神及十神獸圖形。




通過對照大道扶桑及其盤化圖式，結合夏商周傳統的以形訓意及古人「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的命名、命意方法^[10]，參照迄今中國最古老的甲骨文文字形來辨識干支諸字。^[11]

對照大道「十日並出」扶桑（見圖11）及盤化的十天干太極盤圖式（12太極盤圖）可以發現，十天干符號中甲、乙、丙、己和辛等主要依道圖、道理，丁、戊、庚、壬、癸主要借當時常用器具圖形並結合道圖、道理命名、命意。



《說文解字》^[12]「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南宋戴侗《六書故》「甲，象草木戴種而出之形」。^[13]因此普遍認為「甲」本義指「種籽萌芽後所戴的種殼」，天干序位第一位的「甲」為在此意義上的引申。

其實「甲」最初有  和  兩種寫法。因 （甲）與後起的「十」字易混，「十日並出」最初很可能也指「甲日並出」^[14]。戰國以後「（甲）」即不傳，但戰國楚系文字中仍有這兩種異體。秦系文字將  中間一豎拉長作 ，此後一直沿襲，隸變後楷書寫作「甲」。

「乙」，甲骨文 ，最初還有  和  等寫法，秦漢以後逐漸統一規範，隸變後楷書寫作「乙」字。

《說文解字》「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春艸」即為立「春日」。《史記·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據此，現多認為「乙」像植物破土而出時的萌芽形，後借用表天干數序第二位。



「大乙（太極）」在測日扶桑圖中標示一年中大小周天循環往復變化。十日扶桑中「乙」日點位於「乙」形線右（大乙尾）上，故應為借「乙」形命名、命意。（見圖12）

「己」甲骨文 ，一說像絲的形狀，為「紀」





本字，另一說像弋射時綁在箭或石上的絲線，後借用指天干第六位。「己」還有第一人稱代詞的用法。




十日扶桑測日，伸出手掌（「以手障其面」《山海經》^[15]），五指為標記。根據十日扶桑及道圖，此時可能左手為標（「天道尚左，地道尚右」《逸周書·卷一》^[16]），手掌面張開的五指分別標誌甲乙丙丁戊，手掌心面張開的五指標誌己庚辛壬癸。伸開的手掌背面拇指甲正好對應「甲」標誌點，手心面指向自己的拇指正好對應「己」標誌點（見十日扶桑圖），這也可能「甲」有指甲、甲殼、「己」有「自己」之義的主要原因。^[17]

「丙」「辛」因均位於扶桑中部主幹，故均為對稱形。

「丙」，《爾雅》依其形釋為「魚尾謂之丙」。通常認為「丙」後借用表天干數序第三位。「丙」甲骨文  或 ，似「丙」位於十日扶桑樹頂之形，本義應為扶桑之「丙」，為「柄」本字。含「丙」之字多與測日扶桑相關。「邴」古通「丙」，「丙（邴）台」即測日台壇；「炳」「曷」，明亮、光明；「炳」，顯明、顯著。

《說文解字》「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丙」原位東方扶桑樹柄處，扶桑盤頂旋轉南向後，「丙」位南方，故即有火炳之說。

「辛」，甲骨文  或 ，一說其形象「刑刀」，一說似頭頂木柴或樹枝（薪）形，似頭頂「辛」之罪人，本義當為「罪」；或為兩個樹杈捆紮形，指類似「枷」的刑具。後借表天干數序第八位。《釋名·釋天》^[18]「辛，新也」。指出「辛」本義即「新（薪）」，將「辛」歸為「釋天」類，應已明確其本義與觀「天」直接相關。「辛」甲骨文  或 ，「木」上加一橫或兩橫，非常形象表示位於扶桑樹頂端「辛」日點之形，柴薪之「辛」及上述所提諸義反倒可能均為後起。

「丁」，甲骨文  和 ，金文 ，為「釘」本字，借用表天干數序第四位。《爾雅·釋魚》^[19]「魚枕骨謂之丁」。因早期「丁」為銅錠形，引申「壯健」和壯健之「人」等義。民俗有春分到「馬上添丁」之說。十日測日扶桑，春分為丙日、圖形符號為馬，馬日（丙）春分後即為「丁」日，故有「馬上添丁」之說，字面意思引申為「很快添丁（孩子）」之義。

戊，甲骨文𠄎，本義是斧鉞等類兵器，甲骨文中即借用表天干數序第五位，由此又引申為序數第五，為「五」代稱。又因其處於十天干的中間位置，因以指方位中央，也指代中「土」，後天宮分區「戊」為「中宮」（《說文解字》^[20]「戊，中宮也」）。

庚，甲骨文𠄎，金文𠄎，其構型及本義尚無定論。一說為樂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21]「庚字小篆作兩手奉幹之形，然於骨文金文均不相類」，「觀其形制，當是有耳可搖之樂器；以聲類求之，當即是鉦」；一說為農具篩糠器。其形或為簸箕或耙子。「庚」日為「立秋」，𠄎似扶桑「庚」位圖形。

「壬」，甲骨文 𠄎 或 𠄎，壬器形（見圖13），本義應指繞線「壬」器，後借指天干數序第四位，用作動詞為「紉」本字，義為「纏繞」。



图14 石峁遗址墙体紉木

《說文解字》^[22]「紉，禪繩也」。朱駿聲解「凡單展曰紉，合繩曰糾，織繩曰辯」^[23]即指單繩纏繞為壬（紉），合繩為糾纏，織繩為編纏。

由「壬」器引申出「纏繞、紉鉚」義。「壬」旁字義多含纏繞、紉鉚義。

「衿」rèn，多釋義為「衣襟」，據「壬」本義應指「繩線纏繞之衣襟」。

「柁」rèn（紉木），古同「桀」rèn，水平放置於牆體中起紉鉚加固作用的木材。陝西榆林石峁遺址（龍山晚期到夏早期，距今約有4000年左右）建築中曾發現中國建築史上最早的紉木（柁）。（見圖14）。

因 𠄎（壬）似婦女妊孕之形，故又引申出「妊」義。《釋名》^[24]「壬，妊也」。

「壬」為天干序數第九位，引申為「九」義，因九為單數最大，故又引申出「盛大」義。

「癸」guǐ，甲骨文 𠄎 或 𠄎，最初應為十字交叉形繞繩器（繞癸）。筆者小時見過這類簡易木棍綁成十字形繞線具實物（見圖15），十字形木約

手至肘長度，便於靈活纏繞，一手抓十字中心，另一手繞繩。兩手配合類似手肘彎曲作繩框的徒手繞繩動作。後演進為可轉動框狀繞繩器。（見圖16）。



图15 繞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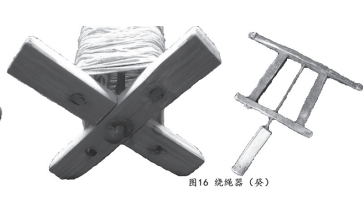


图16 繞繩器（癸）

「癸」器借指天干序數第十位並成該字常用義，本義似乎反倒不再用。上古很多器具都可轉用來丈量並轉為動詞的。「癸」最初也可丈量，動詞「揆」（揆度、揆測）本字當為「癸」。

一 𠄎 𠄎（丁庚壬）形似所處扶桑日點標記圖形，𠄎（戊）近似位於扶桑左邊日點形，𠄎（癸）近似位於扶桑右邊日點形。

四、十二地支諸字釋解

十二地支圖形標誌沿襲十日扶桑馬、牛、龍、雞、豬、雉、狗和羊等八獸，形成十二屬相。文字圖形也有沿襲痕跡，這一時期文字體系應已基本形成。

七星十二地支扶桑盤化，子至午形成「子午線」（本初子午線）。地支用於記時，「午」居中，故為「中午（午中）」；「子」平居「午」線，故稱「午夜（夜午）」；丑寅卯辰巳位居午上盤，故稱「上午（午上）」；未申酉戌亥位居午下盤，故稱「下午（午下）」。（見圖17）後將亥時稱為「上半夜」，丑時為「下半夜」；寅時為「晨」，戌時為「晚」。有些地方現仍將傍晚至晚（特別是酉至戌時段）說成「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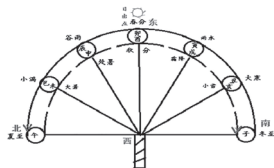


图17 七星十二地支扶桑盤化



「子」，甲骨文有多種字形。𠄎，解讀為生髮胎兒，𠄎和 𠄎 形似孩子，故義為「嬰兒」，泛指人，借用為十二地支序數第一位。根據新進出土文物及相關研究，𠄎為測日扶桑形，𠄎似三星堆「青銅

大立人形」（見圖18），**𠄎**似青銅祭壇形^[25]。（見圖19）。



图18
青銅大立人



图19
青銅祭壇

由此或可證「子」與測日扶桑的密切關係，同時或可解讀三星堆青銅神器真正內涵。「嬰兒」之義反倒可能為後起。最初「子」位在測日扶桑上的圖示為瑞獸麒麟，故民間有「麒麟送子」之說。

丑，甲骨文 **𠄎**，《釋名·釋天》「丑，紐也」，指其本義為「揪扭」，後借作十二地支序數第二位。

《山海經》^[26]「女丑之尸」，「女丑」相當於現在所說的「女乙」，上古「尸」為司職觀天神人，故「女丑之尸」大致為「女乙之神人」。

寅，甲骨文 **𠄎** 或 **𠄎**，形似箭矢，後借作十二地支序數第三位。

卯，甲骨文 **𠄎**，被解讀中間「剖分」形，本義為「剖分」，引申指木器上安樅頭的孔眼，後借指地支序數第四位。《說文解字》「卯，冒也」，並認為古文為「𠄎」。𠄎 和 𠄎 均為示意扶桑頂端春分「卯」位形。《詩經·小雅·十月之交》^[27]「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即指十日扶桑與七星扶桑交合的「辛」和「卯」春分日點。

辰，甲骨文 **𠄎**，所像不明。一說螭蟲欲動貌，引申為「震」，一說為蛤蜊制蚌鏟形農具，一說似蜃蛤，為「蜃」本字。後借用指地支序數第五位。

「𠄎」形似崖壁，「𠄎」內似刨土器，**𠄎** 似用刨土器開山刨土，用作動詞應為「振」本字。

巳，sì 或 yǐ，甲骨文 **𠄎** 和 **𠄎**，**𠄎** 形似胎兒，「巳」當為「祀」本字，後借指十二地支序數第六位。**𠄎** 似蛇形。

《淮南子·天文訓》^[28]「巳則生巳定也。」「巳」近前半年的「生數」未，故「生巳定」；「午」後即轉為後半年的「成數」，故「巳」有「已然」等義。

午，甲骨文 **𠄎** 和 **𠄎**，形似「杵」，借指十二地支

序數第七位。橫向看 **𠄎** 形似扶桑「午」位圖形。

未，甲骨文 **𠄎**，形似「木」，借指十二地支序數第八位。七星十二月扶桑中「未」至日始為「未、申、酉、戌、亥」等「成數」，簡稱「未成」數，由此「未」或即引申作否定詞。

申，甲骨文 **𠄎**，一般認為其本義是「電」；或伸展形為「伸」本字，引申指延緩、說明、鬼神等，後借指十二地支序數第九位。

酉，甲骨文 **𠄎**，尖底酒罈形，本義酒器，引申指酒，又引申指成熟，後借指十二地支序數第十位。《說文解字》^[29]「卯（卯）為春門，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說明卯和酉，位於扶桑中部，似門的對稱圖形。

戌 xū，甲骨文 **𠄎**，其本義是斧類寬刃兵器，後借指十二地支序數第十一位。

亥 hǎi，甲骨文 **𠄎**，一般認為其形似刮掉了毛並被切割了頭和蹄子的豬，本義是切割，為「刻」本字，後借指十二地支序數第十二位。

《淮南子·天文訓》^[30]「亥者，閔也」。山水之阻為「隔」，門牆之阻為「閔」。

「亥」**𠄎** 或為「豕」**𠄎** 異體。《說文解字》^[31]「古文亥，亥為豕，與豕同。」

通過上述分析研究發現，天干地支及早期文字符號基本上均為象形為主體的圖符性文字符號，尚未出現合體的形聲構型。同時也引起我們對傳統的古文字探源研究思路與方法的一些反思。如現在面世的甲骨文等原始古文字及圖形符號大多已經規整化描畫，早期限於技術手段局限，通過描畫保存不失為一種非常好的方法。但經後期描畫整理的古文字及圖形符號往往多已帶入整理者理解並或多或少被規整化了，因而也極有可能喪失了古文字及圖形符號最重要的原始信息。現代科學技術手段下，古文字的獲取保存應儘量選取原形，這樣才能儘可能完整保留原始信息，以便於後續研究比對。同時，古文字研究解讀應儘量在當時特定認知體系中，不能僅憑現代視角認知圖像「現代化」解讀古文字符號。

[1] 大羊·百年大謊：《甲骨文中的天干地支》個人圖書館。http://www.360doc.com/con-



- tent/21/0914/04/30837857_995391757.shtml 2021年9月14日
- [2] 凌德祥：〈「十日並出」與扶桑測日——華夏民族遠古曆法演變〉，載《文化中國》2013年第3期，第80-88頁。
- [3] 凌德祥：〈老子「道」理與「正道」「易道」釋解〉，載《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第1-7頁。
- [4] 胡平生、張萌譯注：《禮記》（中華書局，2017年）。
- [5] 凌德祥：〈「大道」理數與《黃帝內經》研究〉，載《文化中國》2022年第4期；〈「大道」理數與《黃帝內經》陽陰五運醫理體系研究〉，載《語言與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 [6] 凌德祥：〈扶桑測日與十日九陽十二月——揭開華夏古文化的謎鏈〉，載《南京社會科學》1998年6期，第24-31頁。
- [7] 凌德祥：〈「大道」與華夏創世神話傳說研究〉，載《文化中國》，2021年第1期，第73-84頁。
- [8] 《馬王堆帛書周易》與傳本《易經》對照本，個人圖書館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906/04/55790025_784250105.shtml，2008
- [9] 任繼愈：《道德經（馬王堆漢墓帛書本）、老子今譯》（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
- [10] 凌德祥：〈三星堆金銅器型與圖紋比對及「夏」文化考辨〉，載《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第21-25頁。
- [11]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14年）。
- [12]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1年）。
- [13] 戴侗：《六書故》（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
- [14] 凌德祥：〈賈湖「刻文」與「十日並目」釋證〉，載《文化中國》2021年第2期，第79-85頁。
- [15] 方瑤譯注：《山海經》（中華書局，2022年）。
- [16] 孔晁注：《盧文弨校刻·逸周書》（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
- [17] 凌德祥：〈歷史文化的傳續語義——「巨石陣」與「扶桑」的比較研究〉，載《文化中國》，2014年第4期，第83-89頁。
- [18] 任繼昉、劉江濤譯注：《釋名》（中華書局，2022年）。

- [19] 郭璞注解：《爾雅》（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 [20] 同注[12]。
- [21]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學出版社，1961年）。
- [22] 同注[12]。
- [23]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
- [24] 同注[18]。
- [25] 同注[10]。
- [26] 同注[13]。
- [27]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中華書局，1991年）。
- [28] 陳廣忠譯注：《淮南子》（中華書局，2011年）。
- [29] 同注[12]。
- [30] 同注[28]。
- [31] 同注[18]。

Analyze and Explain Where System of Identifiers of Da-Dao and Chinese Characters of Heavenly -stems Earthly-branches Come from

Ling Dexiang (West Yunn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Da-Dao system,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nam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 ancients' naming method of "far according to all things, near according to all bodies". By carefully comparing the form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the oldest Chinese script,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symbol system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a-Dao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people at that time. In a way that is more close to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appearance, it originated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Heavenly-stems Earthly-branches, Zhoutian, Taiji, Taixu and the source of these characters.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way of inquiry, it may lead to new thinking and cognition on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ulture, which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ancient culture and the sour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Evolution of Da- Dao (Dao of astronomy), System of Identifiers,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